

李安宅藏学文论选

李安宅 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058 号

责任编辑：杜永彬

封面设计：李健雄

版式设计：姜宏

李安宅藏学文论选

李安宅遗著整理委员会

*

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人民卫生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9.875 字数：230千 插页：2

199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：3000册

ISBN 7-80057-068-1/Z·40 定价：4.70元

李安宅、于式玉教授遗著 整理出版前言

原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李安宅、原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于式玉，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、民族学家、开我国现代藏学研究先河的前辈学者之一。李、于伉俪一生著述甚丰，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。整理出版他们留给后世的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，是一项对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具有一定意义的工作。在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下，1987年9月，四川省正式成立了专门整理李、于遗著的编委会。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负责主持遗著整理编辑工作，并将这一项工作纳入该院科研课题计划之中。两年多来，课题组遵照编委会确定的力求精、不求全，精选有参考价值的佳作，以充分体现李、于教授的研究成果和水平的方针，在尽量保存原作风貌的前提下，对有关遗著作了适当校订注释和重新归类处理。共整理编辑了有关藏学和社会学的八部遗著。除先期出版的第一部遗著——倾注李安宅教授数十年心血的藏学力作——《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》一书（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）外。现在交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还有藏学遗著两部，即：《李安宅藏学文论选》和《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》；交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还有李安宅社会学遗著五部，即：《社会学论集》、《两性社会学》、《巫术的分析》、《语言·意义与美学》和《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》。在遗著整理过程中，曾得到中央和四川省有关领导同志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关心指导，四川省民族研究所、西南民族学院和四川大学等单位的支持配合，李、于教授的亲属

的热情帮助。在遗著出版时，承蒙雷洁琼教授为《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》一书撰写序言；费孝通教授为《李安宅社会学遗著选》题写书名；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冯元蔚同志为《李安宅社会学遗著选》的重版撰写序言；中国藏学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为出版遗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。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。由于从事具体整理工作的同志的知识水平和功力有限，遗著整理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，欢迎专家同仁批评指正。

**李安宅、于式玉教授遗著
整理编辑委员会**

1990年6月于成都

目 录

纪念我的喇嘛老师·····	1
拉卜楞寺的僧官暨各级职员类别·····	6
西藏系佛教僧侣教育制度·····	15
——拉卜楞寺大经堂闻思堂的学制	
拉卜楞藏民年节·····	28
拉卜楞寺公开大会·····	36
藏民祭太子山典礼观光记·····	57
川、甘数县边民分布概况·····	72
喇嘛教育制度·····	108
从拉卜楞寺的护法神看佛教的象征主义·····	120
——兼谈印藏佛教简史	
介绍两位藏事专家·····	148
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·····	152
喇嘛教萨迦派·····	201
本教——说藏语人民的魔力般的宗教信仰·····	218
噶举派——喇嘛教的白教·····	233
宁玛派（红教）——藏传佛教的早期形式·····	239
藏族家庭与宗教的关系·····	263
藏人论藏（摘译）·····	275
后 记·····	308

纪念我的喇嘛老师*

(一九四〇年)

四月十八日拉卜楞来信，谓该地此刻正疾疫盛行，寺院的喇嘛已经圆寂了三十几位，我的老师也在其内。自抵重庆以来，本希望为西北藏民区接洽一点服务的设备，所以勾留一月以上，不料志愿尚未实现而不及再与我师谋面了！在他老人家，固已久置生死度外，而在我们世间人，尤其是身得请益的实惠的人，则将何以处置这情感上的混乱呢？民用轮的失事，滑翔家的殉职，识与不识，都是“死”给我们的最近刺激。所以，影响我在藏民区的事业的死耗，只能给我以情感上的混乱，而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。

我这位老师是陕西榆林县的蒙古人，属鄂尔多斯部；沿喇嘛寺院以地名人的习俗，人多称之为“鄂尔多斯”。他很小的时候即在原籍出家，十几岁至当时属于青海现在属于甘肃的拉卜楞寺习经。留学的时候，除习藏文藏语以外，因为旅行的接触，也学会很流利的临夏（河州）方言式的汉语。此外，他虽不是翻译家，也知道不少佛经上重要的梵文名词。蒙古话自然是他的“母语”，蒙文也因自己的努力而精通。虽然他谦逊地说，只通书启而已。好象他对于蒙文的无师自通，是在留学以前涉猎

* 原载《现代评论》第六、七、八期。系作者悼念他在拉卜楞寺研究藏传佛教时，曾求教过的该寺高僧且爵窝撒尔之文。

小说的缘故。这些小说，多是《三国演义》与《彭公案》之类的蒙文译本。所以他对于内地的文化，也比一切同辈喇嘛都格外知道得多。

他的藏文名字，叫作旦爵窝撒尔，意思是“经典之光”。因为和汉人的来往，采杨为姓，然并无人管他叫“杨喇嘛”。来自鄂尔多斯的人很多很多，但以“鄂尔多斯”一人之私名，则全寺都知道说的是他，而且也没有不点头称赞的。至于旦爵窝撒尔之藏名，则只较近同辈或师生关系者才知道。我最初认识他，系于去年^①十月十一日，因景慕其名，先托寺院当局通知，而同藏族喇嘛前往商议常川请教以机会。同往者佳木磋，用藏话说明来意以后，他即谓已在当局处知道了；惟恐学问太浅，不足以副所望；但欲尽其所知，知无不言而已。十七日以后，每日上午七八点至十点间，除有特别事故外，都在他的禅房中请教。他虽不以普通学生待我，我则严敬之心与日俱增，而是待以师礼的。

我的研究计划，本有一部为“个案”。这在寺院，当即《高僧传》之类，对于旁人，可以直接发问；对于他，总想根据长期的认识，再于分别以前，详其族与世家。孰知三月八日暂为重庆之行而告别，竟成永别了呢？所以这里所记，只是中断的印象而已。

他告诉我的材料，有寺院的概况与护法的种类、其形相及象征的远义。还替我口译了拉卜楞的历史。这以后，我们打算共读寺主嘉木样四世的传记，但书借到时，他已病得不能工作了。那时是夏历的腊月，所患为胃病，失眠而且腿肿。勉强请他看病，虽已有效，也终于因为他的老师（名“宝贝佛”）没有

^① 即 1939 年。

积极的主张，而不肯继续吃药。在我们看，他主要坐病之处，乃在没有运动；数十年如一日，除生理的排泄与到经堂作法会外，永远坐在炕上，不是读经，便是授经。桃李满门，教人明经，是他的唯一企图——不过教经纯系义务性质，即我偶尔的馈赠，他也十分反对。所以向他请教的固定时间一过去，我那一天便算无法补偿了。海拔九千八百尺的冬天，在太阳甫上未出之际，身披老羊皮袄，头藏狐皮厚帽，每天步行二公里到他那里去，常还口鼻结着霜。他则老远那样温温然招呼茶水，而且早已端坐读经。我也永远忘不了他那温温然的态度，他那超然物表的气概。彼此相知愈深，一天比一天减少客气，也就一天比一天多了自动的谈话。他有一天问我，象他那样五十上下岁的年纪，是否还能读得汉文？我说容易得很，因即请他用藏文记下注音字母。他因为字母而认识汉字，亦几乎可以无师自通，第二天去见他的时候，他已写了几句话在那里：

我是出家人

你是出家人

他是出家人

我们都是出家人

显然是根据了民众课本的字汇与“我是中国人……我们都是中国人”那样的格式。因为这样快乐的起点，我也教了几位旁的喇嘛学习汉文汉语。我认为：假定我们要编制藏文课本，这样现成的人才是很容易得其臂助的。不过寺院中人对于外界疑惧的气氛甚深，学习汉文汉语的人尚不敢公开，尚需要相当时间的宣传与表证罢了。

我相信寺院是蒙藏民族当中唯一的学府，假定身为喇嘛的知识分子，不能向群众讲经，而只能替他们念经，则民众不能因知识而进步，寺院也终有因不进步而不存在之日。这样的论

点，曾深得他的赞许。恐怕接触越多，请他亲身提倡“知识分子下乡的运动”，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他未及实现大乘佛法而身死，不是我自己的损失，乃是整个蒙藏民族的损失。

他有一次说，只有我那样的“在家人”希望沟通汉藏文化还不够，应该有出家汉僧到拉卜楞一类的寺院，用长时间来学经；深入有得以后，再回内地创立小规模寺院，以谋僧侣学制等纪律化与夫整个佛教的文艺复兴。所以他对四川僧人成觉在拉卜楞只有三年，甫于藏文有了办法的时候即便走而之他，深致遗憾。我此次在北碚参观了汉藏教理院，拜访了代理院长——由康藏回来的法尊法师，亟望返回西北时报告给他，使他欢喜欢喜，哪知他竟不及知道这消息便离开这个世界了呢？

他留学于拉卜楞后，已可回鄂尔多斯原籍寺院当主持，终因拉卜楞寺对他的挽留，以及战时道途的阻碍，而不克遂其服务桑梓的志愿。不克回到派他出来的母寺去服务，所以他永远引为遗憾，以致旁处怎样给他高的地位，他也不肯。今以客籍教授终其身，高风亮节，有足多者！举目斯世，市侩化的僧人正多，以视寄生化、官僚化的在家学者，似又不足责焉。此我深致痛于我的喇嘛老师之不得常住于世也！

他的身世，好象父母早已故去，除甥侄辈，别无亲属。在拉卜楞，二十几岁时得显教经堂的硕士学位（“多仁巴”）；三十几岁时得密宗经堂续部下院的博士学位（“昂仁巴”）。据谓：每次升级前，都曾红肿而患胃病。有人以为他这次患病，或者是在学历以外更有授职赋权的升迁之兆；我自己本也希望夏天暖时，乘欢迎寺主喜木样五世由拉萨回寺之便，请他过几天草地的生活，当能在阳光底下恢复他的身体，医疗他的胃病。谁知他不及天暖而弃世了呢！（拉卜楞在四月依然下雪。）他的病，只是老病？还是因为加上时疫？还是纯粹因为时疫？来信语言

不详，徒使我的哀感愈不得边际而已！

我在拉卜楞的时候，他谆谆以必回见嘱，且于行前派弟子以“角麻”（长寿果）^①、酥油见赠。我本拟于回头时有好多话要说，好多事要办，今竟一别永别，叫我到哪儿安排我这正待安排而未得安排的满腔热望呢？我能在联合同志以沟通不同文化间的感情，与促进边地的福利等实际工作中来找纪念他的办法吗？伟大精神是永远不会死的，尚望他的影响在我而弥永、在人而弥溥，惟祝有以默佑之！

① 俗名“人参果”，一种野生植物的肉根，多生长于牧场草原上。含淀粉极高，味甜，藏族牧民多挖来晾干，作为食粮。

拉卜楞寺的僧官暨各级 职员类别*

(一九四〇年)

拉卜楞寺前隶青海，现属甘肃夏河县。其实，该寺的范围，不但大于县境，而且若依所属一百零八寺而论，已多伸入青海、西康、蒙古各地，也不仅在一省以内；即一百零八之数，也是仪式的，不是实际的；实际则远超一百零八，而在二百以上。盖佛教经典，除论集以外，号称一百零八部，故在佛教领域内以该数为仪式数，如菩萨或其他佛尊常有一百零八名号一样。

拉卜楞是在拉萨以外最大的黄教寺院。黄教既是蒙藏的正统佛教，所以在黄教内最大便是在一切佛寺内最大。然这样大的寺院，从前很少为外界所知道。自前年^①拉卜楞一百零八寺代表团赴前线慰劳以后，外界始渐闻拉卜楞之名。按拉卜楞正音为“拉章”，系“活佛公馆”之义。以后由公名变成私名，所以夏河设县以前，该寺辖境及驻在地均以拉卜楞见称。

拉寺建于一七〇九年，塔尔寺^②建于一五七八年。后者因为较早，且为黄教始祖宗喀巴诞生之地，所以久闻名于世。然

* 原载《贵善半月刊》第1卷第2期1册。

① 指1938年。

② 在青海湟中县，为喇嘛教格鲁派著名寺院，藏语称之为“公本”，意为“十万佛塔”，据说格鲁派始祖宗喀巴之衣袍埋于该寺。

就现状而论，拉卜楞寺的规模与内容，实已远超塔尔寺之上，为欲明了蒙藏佛教，即一般所称的“喇嘛教”起见，除了拉萨以外，自应多多介绍拉卜楞寺。

任何一个象样的黄教寺院，除了是信仰中心以外，都是一个大学或学院。因为如此，所以其中组织的复杂，绝非只见内地寺院（即黄教徒目为“青教”者）之人所可想象。著者居拉寺适已周年，于其组织略窥门径，希望单篇介绍得到批评与修正以后，再用专刊的方式作为系统的介绍。此处对于拉寺僧侣的分类，尤其是僧家暨职员等级加以撮要的介绍。

按僧侣的分类，因为所根据的基础不同，名目至为混淆。不过混淆的状态乃在观察者的脑海，而不与寺院本身相干。譬如说，一斗羊皮与一斤绸缎相比，本来不成话，因为很简单，这是在逻辑上犯了范畴混淆的毛病，这样的毛病，说清楚了谁都知道。可是事实上对于不同的文化的研究中是常常犯着这样的错误。即研究喇嘛教的泰斗瓦德尔(L·A·Waddell)尚且难免，何况其他！瓦氏于所著《喇嘛教——西藏的佛教》(The Buddhism of Tibet, or Lamaism)第186页谓：“格西”与“饶将巴”为僧侣的最高学位，前者等于神学学士，后者等于神学博士；并谓“格西”能至“格隆”所不能至之学系。其实，“格西”系尊称，即善知识，不是具体的学位^①。“饶将巴”是因考取而得的学位，但只及我们的学士；“格隆”是受戒的程度之一，即受二百五十三戒的比丘，根本不关学位或旁人所加的尊称。

好，闲言少叙，且看拉寺僧侣的分类。

接受戒的多少来说，最初为“格宁”，守五条戒，即不杀，不盗，不淫，不逛，不酒；相当于内地的“优婆塞”，“优婆

^① “格西”系黄教僧人学位之总称，分为若干等级，如多仁巴、拉然巴等。

尼”^①等居士戒。居士在内地当然是不出家的，但黄教寺院收徒甚早，五、六岁已有入寺院者，既不能责以太严，故只能守居士戒。再进一等为“拉卜熊”，守十条戒，即再加不坐高床，不带刀，过午不食，不要香鬘，不贮财宝五戒，相当于内地的沙弥戒。第三等名“格楚”，守十三条戒，可细分为三十六条，亦相当于沙弥。第四等即正式的僧侣，名“格隆”，守二百五十三条戒，相当于内地的比丘。

按走经堂的多少来分：最初寄食于寺院者统名“木禾畴”，即“小子”之意，非正式称谓。因为太小还不到走经堂的程度，可称“中格”，意言“庄子人”。已走经堂者，统称“尕格”，译意“寺院人”；只走大经堂崇礼，尚未分院学习者，则名“丛真巴”，意即“会中人”。

按念经的多少来分：显教经堂，五部经典十三级，各有名称，如集类论士，因明论士，般若论士，中论论士，俱舍论士，律部论士之类，已详前文，此处不赘。密教经堂，各分三级，有下、中、上、生起、圆满等次等，不为外界通用，亦不必详举。

按所考取的学位高低来说，一称“饶将巴”，相当于学士。自般若第一年以上至俱舍以下，皆有投考的资格，这是在正月考取的，若在六月考取，则同一学位名“嘎卜究”^②。二称“多仁巴”^③，相当于硕士，凡俱舍以上都有投考的资格，译言“在院坪考取者”。同一学位若在拉萨正月法会考取，便名“拉仁

① 佛教名词。梵文 Upāsaka 和 Upāsikā 的音译，意为“近事男”（居士）和皈依佛教受持五戒的女信徒。

② 意为“学士”。

③ 意为“寺院前石坪上考取的学士”。

巴”^①。三称“昂仁巴”^②，系得自密宗学院者。但入密宗经堂，有直入而不经显教的，有由显教中途转入或毕业后入的，所以“昂仁巴”，可以是密宗学士，也可以是硕士，也可以是博士。

按尊称来说，习了几部经以后，都可被尊为学者，即“格西”，或“开注”。倘加限制，则“多仁巴”以上亦可自名为学者。不过即使你完成显教的一切，而且得了密宗的博士，相当于内地的教授或研究教授了，你还依然是学者。至若“格尔根”一词，便是老师，既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收徒弟，所以在任何时候也都可以当老师，那就更不能代表什么等级了。

对俗人来说一切僧侣都叫作“扎哇”^③，即经内人，所以与任何等级不相干——不管有无职位。

以上系在职位以外分析了僧众的类别，以下再按职位来分。

职位有两种基本范畴：一为政府所封赠者，一为寺院所委派者。

政府所封赠的：如清代将一切黄教僧官分成四个区域：一、驻京者；二、在卫藏者；三、在川康与甘青边区者（清名为“番”，藏名为安多^④与康^⑤）；四、在内外蒙古者（清名游牧喇嘛）。

驻京僧官有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一，副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一，札萨克喇嘛四，达喇嘛十七，副达喇嘛四，苏拉喇嘛十九（“苏拉”即闲散之意），教习苏拉喇嘛六，额外教习苏拉喇嘛四，德木齐（藏名“吉哇”）三十一，格斯贵（藏名“给卜给”）

① 意为“拉萨的博学高明之士”。

② 意为“熟习密宗之士”。

③ 即“扎巴”，意为学经的人。

④ “安多”，泛指今青、甘藏区及四川阿坝州的一部。

⑤ 清代又称“喀木”，指今四川甘孜州及西藏昌都地区。

五十，以上为僧官。大者为呼图克图（活佛），小者为委派职员，僧官名“色盖”，以别于徒众。徒众高级名“格隆”，义同前所述，普通名“班第”，梵音，义为“净者”，与藏语之“扎巴”同。

卫藏喇嘛，除达赖与班禅外，呼图克图十八，沙布隆（亦活佛）十二，皆转世（呼毕勒罕）。至若见于史册的其他名目，如总理藏务的噶布伦，管藏库出纳的商卓特巴，管粮的业尔仓巴之类，因不尽是僧人，此处不必列举。

“番喇嘛”，转世者共四十。“游牧喇嘛”，转世者共七十六人。这些数字系由清代《边政通考》统计而得。至于实际情形，则仅拉卜楞一寺，除寺主嘉木样受封为呼图克图外，已有五世转世的活佛，而且嘉木样第一世十八弟子之一的贡唐，即“驻京喇嘛”，有呼图克图之衔者。

以上政府所封赠的僧官，固不限于拉卜楞。但为明了拉寺地位起见，不得不略为说明。以下说明寺院所委派的僧官，当以拉寺为限。全寺最高当局为寺主嘉木样佛，及总理一切的“香佐”^①。

拉寺自己委派的僧官，香佐而下，亦可别为两种范畴：一为经堂（学院）范围以内的僧官，二为侍奉活佛与治理百姓的僧官。

拉寺经堂，总机关为大经堂，譬之大学本部；依次为显教之闻思堂，譬之文学院；密教之续部经堂，上下两院，譬之宗教学院；其他密教经堂，譬之各类专科。如时轮院司藏历，金刚院司夏历，医学院司治疗。兹列举其僧官如下：

大经堂（错勤）最高僧官为总法台（错勤赤洼），已有佛爷的地位，总管全寺的教务，资格当然要品学兼优者。受香佐

^① 又译“强佐”，意为总管。

的委派，任职一年至三年不等。总管全寺纪律的有总司仪（详莪^①）。穿着宽肩的制服，拿着银饰的方柱，是谁都怕的人，任职一年，十月二十五日交替^②。资格要身体魁梧，上了岁数；因为制服极贵，没有钱的也办不到。委派者都是香佐，以下便不必重复了。其次为总经头（昂载^③），专管念经作起腔。任职三年，二月十一日交替。再次为总司仪之助手（掏伯达玛），义为“在持水瓶者之上”，亦宽肩臂。任职半年，六月二十五日及十月二十五日交替。总司食（吉哇）二人，管开会的饭食；每人任职一年半，共三年，十一月初交替。总司役（高拈）一人，管大经堂内的洒扫、供养及看守；任职三年，二月初交替。更有维持秩序者（给约禾）二人，只正、二两月祈祷会时任职。持水瓶者（掏卜若尔）二人，一在总司仪之下，任期与彼同；一在其助手之下，任期同该助手；后者助手（掏卜约禾）一人，只在正月祈祷会时任职。

闻思堂（帖萨木郎扎仓）因为没有单独的经堂，借用大经堂，故职员亦多借用。法台即总法台。此外有学院总管（学院即分别的经堂，总管原音为“给卜给”）二人，半年一任，三月中旬交替。老人代表（甘巴）四人。学院司食二人。各任期一年半交替期不定。学院司库（特禾拈）二人，司公款的生息，并于一年九次作会时（曲脱，三十日者四次，二十日者两次，十五日者三次）供麦饭。

金刚院（结都扎仓）有学院法台一人。密宗各院的法台，皆自闻思堂中品学兼优者派来，以下不再赘述。法台以下，有

① 即“协敖”，俗名“铁棒喇嘛”。

② 本文所说之日期俱为阴历（夏历）。

③ 即“翁则”，念经的领头人。

学院总监名“刀吉怎巴”，意为“抓住金刚者”。任职三年，交替期不定。学院总管（给卜给）一人，任职一年，五月十七日交替，学院经头（昂载）一人，司食（吉哇）大小四人，老人代表（甘巴）四人，学院司役（高拈），厨夫（甲玛），持水瓶者（掏卜若尔）各一人，均任职一年，五月十七日交替。

续部下院（居迈巴扎仓）除学院总监名“喇嘛昂载”，学院经头名“香镇”外，余同金刚院。不过司食之二人，一名“拉卜内吉哇”，管六月初三至初五念畏怖金刚、或密聚金刚、或胜乐金刚等经的时候，供饭并撒青稞；一名“傲尔招”司银库。

续部上院（居多巴扎仓）仍在建筑中。

时轮院（丁科扎仓）与金刚院同。司食之二，有名“傲尔拈”者，义同续部下院；有名“棍番吉哇”者，司念“棍香”经时供饭。另用“特禾拈”，同闻思堂。

医学院（慢巴扎仓）无学院总监，余同金刚院。惟司食之二，一名“棍慢吉哇”，为司药者；一名“玛尼吉哇”为司八月之七天素食者。

除以上六学院及大经堂外，更有印经院（华康尔）司食二人，六月十五至七月底念经时司食二人（耶尔内吉哇），正月祈祷会特别司食二人，各佛忌日司食一人，正月初一、二日分炸食官（果利尼尔洼）一人，分酥油官（迦盆吉哇）一人（在“曲脱禾”时设）。更于作法事时，跳舞有舞官，作乐有乐官，不及备举。

以上列举经堂范围的僧官，以下再举侍奉活佛与治理百姓的僧官：

侍奉活佛的。仍须分为两类：一类为侍奉寺主嘉木样佛者，其中一部即治理百姓的僧官；另一类为侍奉其它活佛，如在各“昂欠”（活佛公馆）内供职者，乃属私人性质。